

雙城記 何冀平

劇本的危機

四年前一部《伊朗式分居》還記憶猶新，伊朗電影《伊朗式遷居》今年又奪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兩片都是出自同一個導演阿斯哈法哈蒂。

這位導演出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行業裡算是很年輕，沒有資金，沒有本錢，沒有融資，《伊朗式分居》只用了32萬美元，不到200萬元人民幣。小成本、小製作，名不見經傳，卻兩奪奧斯卡。

為什麼伊朗電影能夠頻頻得獎，而中國衝奧二十年，卻屢屢敗北？中國有影評人認為《伊朗式遷居》的勝出有電影之外的因素，是奧斯卡的一貫政治立場，影片同時獲得康城、金棕櫚、華盛頓評人協會、金球獎、亞洲電影等各大影節的獎項和提名，又怎麼解釋？不能再為自己找藉口，我們現在不是找人家得獎的客觀理由，是要找我們的影片不得獎的原因。

《伊朗式遷居》講述一對年輕夫婦因故搬家來到新公寓，與前房客之間發生的種種事故，將他們的生活攪得天翻地覆。影片將戲劇化發揮到極致，在受傷的自尊和復仇的故事之中，有懸疑電影的精髓，步步引人入勝。影片雖然講述的是復仇，但非常克制，情緒從開始到結尾緩慢聚集，最後戲劇性的報復使劇情達到高潮。

剛剛召開的政協會有編劇委員提出，伊朗的這兩部獲獎影片不靠高成本、高科技、高投入，靠的是好故事、好內容，我們的電影不缺乏資金，也有好導演，最重要的是

缺少好劇本、好故事。伊朗這兩部電影獲獎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導演是編劇出身。懂劇本會寫劇本，知道一部電影的成功，關鍵不在金錢和場面，而是劇情和人物。

至今，中國電影還在大拍商業片，不知道奧斯卡商業片已經進入冰凍期。中國電影不重視編劇，全片中幾乎看不到編劇名字，宣傳也絕口不提編劇，好像編劇孕育出的「這個孩子」是西北風颳來的，可以任意蹂躪。

伊朗和中國一樣有着濃厚的民族特色，伊朗電影用民族特色包裝，贏得全世界的掌聲，中國電影恰恰丟掉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把最民族最有特色的長城，拍成連外國人都看不下去的商業片，不是長城不具吸引力，是影片忽略了劇本和劇情。

中國電影為了商業化無所不用其極，真正的好電影不是靠題材取勝，是在劇情、情感、表演、內涵上下工夫。缺乏好劇本是世界電影的共同危機，中國電影要邁向世界，必須重視劇本，建設強大的劇作隊伍和雄厚的劇本基礎，才有可能迅速翻身。



■伊朗電影《伊朗式遷居》劇照。

此山中 鄧達智

老來高雅

老並不可怕，只怕太努力抗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將人類自然定律一而再再而三抗衡以背水之戰，各出人工奇謀，力挽狂瀾……結果，面皮拉得繃緊，嘴唇唇似吹波、玲瓏浮凸的身材猶似木板般僵硬、秀髮如雲，可大家都知道純屬虛假；至痛楚，無人再認得這張臉！

相信連當事人午夜夢回照鏡，也會被鏡中陌生人嚇至夢醒，無論他或她曾經何許風起雲湧，迷倒粉絲無數！

二零一七年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去到最後頒發最佳電影緊張時刻，台上頒獎嘉賓也令在場觀眾、電視機或各式電子媒體前以億計全球觀眾都不禁感受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無奈。

男嘉賓是荷里活貴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英俊不凡夢中情人華倫比提；從來不提退休，台前幕後忙個不停，八十歲的樣貌不可能左閃右避，老得坦坦白白，不見刀光劍影的面容仍然是比提，大家都清楚認得。

女頒獎嘉賓是一九六七年，剛好五十年前與比提共同演活了《雌雄大盜》、當年型格影后菲丹娜惠。

七十六歲，今時今日不算過分老，如若去世恐怕會收到「英年早逝」的花圈。曾經紅透半邊天，菲丹娜惠近二三十年幾乎完全退隱江湖，難得出鏡見報，這次現身不少往昔影迷肯定引頸期盼。

可惜華倫比提拖着出場的女士一身白色新型晚裝襯托應凹則凹應凸則凸的魔鬼身材，波浪金髮披肩，怎會是菲丹娜惠？

相信鏡頭前後的觀眾都非常驚訝：不少上一代人封為女神的菲丹娜惠拜聲容過度，已經面目全非，無一寸半分讓人家記認，徹頭徹尾就是老版ET。

老來高雅的最佳版本當然是柯德莉夏萍（奧黛麗赫本），雖然夏萍因癌症於一九九三年去世，不算過分衰老的六十四歲，生前薄施脂粉，簡潔素淨，衣裝樸實，笑起來兩眼魚尾紋明顯，卻不減當年《羅馬假期》、《金枝玉葉》公主的芳華，為後世建立「老來高雅」的典範！



■華倫比提和菲丹娜惠同擔任完奧斯卡頒獎禮嘉賓。 作者提供

隨想錄 興國

音樂使人年輕

在網上看了不少場Andre Rieu 的音樂會，不管在什麼地方演出，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音樂使人年輕，來聽音樂會的人，回家後另一半可能就認不出是他或她了。

很多朋友都說看我的言行，比實際年齡年輕。我想大概是熱愛音樂的原因吧，年輕就會做些傻事，所以我一把年紀了，還不時做出蠢事來。比如活了這麼些年，應該修養很夠了吧？卻不，我在音樂會上，看到有人拿出手機來拍照，我都忍不住想大罵那人一頓，但又怕罵聲驚擾別人，所以就自己生着悶氣，這樣一來，跟着而來的表演就聽不進去了，真是虧大了。如果修養夠，就會不動如山，我自聽我的音樂就好了，別人做什麼根本不必管。這也許是音樂使人年輕最不好的地方吧？

懷着年輕的心情去聽演唱會時，最掃興的是台上人正在演唱一首大家都喜歡聽的歌曲時，你正在閉起眼睛仔細欣賞，忽然聽到身旁的陌生人跟着歌聲哼唱起來，聲音不

大，但剛好騷擾到旁邊的你。這時，年輕人的脾氣禁不住發作起來，睜開眼，把眼光從台上移向旁邊的人，狠狠地盯着他看，看到他收聲為止。但是，那首動聽的歌因此就錯過了，真虧。

香港的家長，很多都會活愈老，雖然他們的子女都在放學後到音樂班上補習，實際上並不是家長熱愛音樂，只是強迫子女贏在起跑線而已。真正熱愛音樂的家長，是會活愈年輕的，所以，看那些家長是否比實際年齡大，就知道他們的心態如何了。

音樂雖然使人年輕，但年紀大的人千萬別和一群年輕人坐在一起聽音樂，因為那些真正的年輕人都好發議論，時不時批評演奏或演唱得如何，明明不怎麼樣卻猛烈鼓掌，還會三五不時瞧一下你這個假年輕人哩。

還有，大概是年輕人喜歡用喜悅的表情來表現帥氣吧，不少年輕歌手在唱一首憂傷的歌曲時，臉上居然笑容不斷。唉，這樣的年輕，你要嗎？

百家廊 張桂輝

今年首個流行語

流行語，顧名思義，就是那種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廣受認可、廣為流傳的語句。

它所用的詞彙，大都具有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特點。作為一種詞彙現象，流行語反映了一個時期內，人們普遍關心，公眾頗為關注的問題或事物。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流行語。它們如同一根敏感的神經，折射出社會的發展與變化。比如，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出現了很多新思想、新事物，「流行語」便是這些新事物、新思想的簡約「代言人」。

流行語，既有讚語頌言，也有微詞諷喻。以剛剛過去不久的2016年為例，從年初的「猴賽雷」，到年中的「洪荒之力」，可謂金句不斷、寓意不淺。「猴賽雷」是廣東話「好犀利（好厲害）」的諧音；「洪荒之力」，則是2016年8月里約奧運會期間，中國游泳運動員傅園慧，決賽後面對採訪記者時，率真回答中的用詞。二者表述方式不同，但都傳遞出正能量的資訊，人們不難從中品出幾分拚搏、幾分奮進的韻味。可是，當2017款款而至時，「我可能是假的」，竟成為今年首個流行語，在朋友圈中瘋傳。雖然它有點調侃的味道，但還是催生我陣陣沉思、縷縷聯想。

「我可能是假的」，何以成為首個流行語、緣何引發網友的共鳴？它是怎麼出現的、為什麼會「火」呢？據悉，坊間流傳着這樣一種比較靠譜的說法，稱其來自電競圈。玩CSGO的隊員們喜歡喝酒，當「發揮」不好時，就把「鍋」甩給酒：「我可能是喝了假酒，假酒害人啊！」之後，有網友爆料說，自己2016年旅遊時，竟然在西安看到了假兵馬俑，畫風令人「顛抖」。隨即，「我可能看了假兵馬俑」，便又流傳開來。

然而真正讓「我可能……假的……」句式火起來的，是大學期末考試期間，流傳出來的一組表情包。有考生以這樣的句式來調侃自己不理想的考試成績，衍生出了「我可能複習了假書」、「我可能拿到了假試卷」、「老師可能劃了假重點」等，配上苦惱的表情包，迅速在大學生群體中傳播開來，讓該句式快速傳遍朋友圈和微博。之後，這句話更是直接演變成了「我可能是個假人」、「我可能交了假男朋友」，於是乎，「我可能是假的」當仁不讓成為新年首個流行語。

事出有因，言為心聲。流行語也不例外。不知始於何時，假冒偽劣、製假售假，成為一種無孔不入、防不勝防的社會現象。就在我為新年首個流行語歌頌於懷時，1月16日《新京報》的〈「北方調料造假中心」年產值以億計產品流向全國〉一文，更讓我憤憤不平。

該文披露，在天津市靜海區獨流鎮的一些普通民宅裡，每天生產着大量假冒名牌調料——雀巢、太太樂、王守義、家樂、海天、李錦記等市場知名品牌幾乎無一倖免。這些假冒劣質調料，通過物流配送或送貨上門的方式，流向北京、上海、安徽、江西、福建、山東、四川、黑龍江、新疆等地。調查發現，這裡聚集的造假窩點多達四五十家，每年產值以億元計，造假歷史長達十多年。

獨流鎮是我國北方著名的醋鄉，位於天津市區西南30公里。為千年古鎮，因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在此匯成一條河流而得名。獨流鎮的假調料生意在市場上早已名聲在外。據河北滄州一個調料商介紹，獨流鎮假貨多，銷量大，可以從當地一個製假經銷商這裡，把所有品牌假調料採購齊全。該鎮為標準的北方建築格式，胡同交錯，一家一個小院，紅磚砌成的高高圍牆，模樣相似，從外面看不到裡面情況。而當地知情人士透露，獨流當地調料造假人員之間，已經形成一個「互通」的圈子，一家警覺，其他所有的造假人員都能得到風聲。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令人髮指的是，時至今日，類似「造假中心」，不說遍地開花，也是屢見不鮮。時代不同了，物產豐富了，按理說，廣大消費者更幸運、更幸福、更放心了。其實不然。想當年，城鄉居民，就怕兜裡沒錢、市場沒貨，如有錢又有貨，真個買啥都放心。現如今，無論城市鄉村，市場上、商店裡，各類商品琳琅滿目，令人眼花繚亂。只可惜，在一派繁榮的背後，卻隱藏着魚龍混雜、良莠難辨的怪象醜態。

消費者稍不小心，就可能上當受騙——不是買到假貨次品，就是挨宰被殺。有道是，無商不好。儘管社會文明進步了，法制更加健全了，但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些不法商家難免昧着良心鋌而走險，或摻雜使

作業 林作

對社交媒體上癮

最近，Facebook提醒我，我的賬戶已經使用至今超過10年了。時間過得真快，但十年來的總結觀察是，本人對Facebook以及其它的社交媒體不太感興趣。

過去的一年，我變得十分頻繁地使用社交媒體。但我基本上只是上載自己的動向，以及分享自己寫的文章。我十分明白沒有什麼人會關注，因為內容平凡，而且我都是馬馬虎虎地上載，沒有什麼算計去爭取「likes」。我也很少關注其他人對我上載內容的評價。另一方面，我也不太使用社交媒體去「stalk」其他人。我對追蹤朋友、明星去了哪裡，都做了什麼沒有興趣。關我什麼事？

現在的Facebook，已經發展到用來看新聞的地步。最熱門的新聞、最新的資訊，會被Facebook上不同的朋友分享。愈熱門的、新奇有趣的，自然就被分享得更多，Facebook也更會把它們放在顯眼的位置，讓你看到。我卻發現，自己十分抗拒這種獲得資訊的方法。

基本上，我是不會看Facebook updates、newsfeed的。所以有什麼事，尤其是關於我的，其實是朋友和記者先分享給我的情況為多。香港人熱愛Facebook和Instagram（Twitter不流行，因為我們不喜歡打字），而我卻愈來愈遠離它們，是否代表我有問題？Anti-social？非也。我一直知道原因。

首先，這些媒體極度耗時間，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仔細想想每天有多少時間是耗在社交媒體上的話，相信很多人都會嚇一跳。更大的問題，是它讓人專注力下降——研究表明它讓我們的大腦思考方式改變。我相信很多人自己都感覺得到。

第二個原因，是人對這種社交媒體上癮，讓人沒有了對自己和事業的目標。當過度使用這些社交媒體後，你會到達一個什麼都提不起勁的地步。我感受過，所以我不喜歡用社交媒體。上癮，是我性格的一大弱點，卻也是我過去幾年致力研究的一個範疇。

人的時間有限。很多人會覺得，適量用社交媒體的話，其實帶來一些好處——娛樂一下、八卦一下、互動一下、輕鬆一下，有何不可？問題是，這些好處足夠嗎？如果壞處比好處多，那我寧願選擇不用。我覺得Facebook對社交有利，但都不足以讓我值得分配時間和注意力在它身上。

古今談 范舉

薩德導彈是燒銀紙的玩意

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特朗普沒有向韓國要錢，反而向日本要求增加軍費，作為韓國在日本部署薩德導彈的交換條件。這是一種遠程的高空攔截的反導彈系統，目的就是要剝奪中國和俄羅斯的核子反擊的能力，讓美國的核武器獨霸世界。

薩德導彈最厲害的是採取了X波段雷達，探測半徑達到二千里，可以清楚看到中國的所有飛機和導彈的活動，然後再進行在大氣層的高度準確攔截，做到「子彈撞子彈」的神奇效果。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不能不作出反制的措施。X波段雷達，中國也擁有了。中國完全有能力使用干預美國的X波段雷達的辦法，使其失靈。中國可以開展積極的電子戰，作為就是電子攻擊（EA）與電子防護（EP），亦是對抗消極的電子反制（ECM）與電子反反制（ECCM）的最佳利器。

反制X波段搜索雷達，最好使用旁式干擾，如反制追蹤雷達時則宜採探導式或伴護式干擾，採取跳頻（Hopping）、躍頻（Jitter）、捷頻（Agility）的方式，使其波段出現混亂，雷達發聲就不能看見中國的飛行器出現。也可以採用電磁脈衝干擾及電腦病毒之反制措施，保護自己的軍事信息，讓美國看不到中國的軍事動作和反應。

薩德導彈是非常昂貴的導彈系統，現在美國在韓國部署了七十五台，拋下了幾十億美元。中國的電波干擾，足以使美國的最先進的薩德導彈作廢，等於是美國生產薩德

導彈愈多，損耗的軍費就愈多，每天燒銀紙，美國的財力負擔不了。

美國說，部署在韓國的薩德導彈是用來保衛韓國，對付朝鮮的。這完全是欺騙天下的說法。薩德導彈的防禦範圍達到二千里，主要是對付中國的中程導彈，保障美國第一、第二島鏈和美國本土的安全。如果對付朝鮮，用不着這麼價格昂貴和長程的導彈系統，用愛國者導彈就可以了。

七十五台薩德導彈，中國用什麼辦法可以收拾它？就是使用最便宜的短程導彈發動攻擊，去擄取一百多倍價值的薩德導彈的消耗，七十五台薩德導彈，在十分鐘內這些薩德導彈就打光了。美國是否可能提供第二波的薩德導彈？另外，中國也可以使用虛假的導彈、一箭多彈頭的導彈，放在前面，迷惑和消耗韓國的薩德系統，然後再發射東風-31導彈，打擊美國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近日我國官方媒體曝光了新的成立的火箭軍部隊操作東風-31導彈發射車在東北地區極寒天氣下進行演練。東風-31固體公路機動洲際彈道導彈，可攜帶一枚700公斤級的25萬噸至100萬噸當量核彈頭，或3枚9萬噸當量的分導式核彈頭，火箭結構為三級固體發動機，射程超過8,000公里。

反正是美國出動了最新式的、最昂貴的武器，中國卻是低成本不對稱對抗，美國以為薩德導彈乃「不戰而屈人之兵」，最後是美國吃了大虧。中國又豈會受到美國的詆諆？

演藝 小蝶

慧茵姐的二三事(之二)

慧茵姐是粵語片小生張清的夫人，也是香港首處境電視劇《小夫妻》的女主角，亦是香港業餘話劇社的花旦。

一九七七年，她與張清哥舉家移民美國洛杉磯，一直與香港演藝界保持聯絡，演藝後輩提起她時總是肅然起敬。這數年，她還因技癢而在北美洲數個城市為張清哥曾効力的佳音社演出舞台劇《桃姐與我》，飾演桃姐一角，寶刀未老。

慧茵姐去年底在香港與「青春豆合唱團」的團友和家長敘舊時，我與她和其兒子Sam見了兩次面。我記得她今年二月便八十歲，遂問她會否設宴賀壽，她笑着搖頭說不會了。她返美後，我與她再通電話，她還是表示不會慶祝了。沒想到她生日前數天，我收到務雪姐從三藩市傳來的訊息，告訴我洛杉磯的一班朋友會為慧茵姐設宴賀壽，她也會從三藩市專程飛到洛杉磯一晚為摯友慶祝一番。由於她想給慧茵姐一個驚喜，所以可囑我事先不要讓慧茵姐知道她會出席宴會。

我真的為她們的情誼感動。務雪姐是戲劇前輩譚叔譚國始和擅演西太后的黃姨黃蕙芬的千金，當年與慧茵姐同是香港業餘話劇社的花旦。不過，她很早便到外國唸書，自此離開香港舞台，後來更在美國建立家庭和事業。過去數十年，雖然兩位前輩分別在兩個城市居住，但友誼依然不變。

壽宴後，我分別收到務雪姐和達志哥謝達志寄來壽宴的照片。達志哥也是劇社的成員，讀書時候已經在King Sir（鍾景輝）介紹下參加劇社的演出。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移居洛杉磯，作別香港舞台。近年他在拉斯維加斯大展拳腳，再創事業高峰。他為了幫慧茵姐賀壽，專程從賭城開四小時車到洛杉磯出席當晚的壽宴，翌天又再開四小時車回賭城繼續繁忙的工作。他對慧茵姐的敬意可見一斑。

慧茵姐正生日那天，我打電話給她賀壽，並問她壽宴一事，她很開心地告訴我她非常高興。她本來真的沒有想過會舉行壽宴的，沒料到一位曾經參與《桃姐與我》的教會姊妹一天忽然問她是否快將八十歲，跟着便為她安排了

四席的壽宴。席上還有無線電視開那天播映的首個處境電視劇《太平山下》的男主角滕康寧、佳音社的創辦人、《桃姐與我》的導演和香港業餘話劇社的成員余比利等。慧茵姐與務雪姐那天均穿上漂亮的旗袍，兩位昔日漂亮的舞台花旦風華依舊，友情更勝舊時。

慧茵姐的「三事」是什麼呢？她將會在本月下旬再與Sam飛返香港，出席King Sir的八十大壽壽宴。Sam過去三十九年從未踏足香港，沒想到半年內竟然回港兩次。慧茵姐與King Sir自十多歲已經認識，一起演戲二三十載。King Sir去年底抱恙，慧茵姐在港期間每天都到醫院探望好友，又是一段感人的珍貴友誼。



■務雪姐專程從三藩市飛到洛杉磯慶祝慧茵姐(左)八十大壽。 作者提供